

澳门博彩转向(一)

赌城遭遇断崖式下滑 澳门转型遇阻



■ 梁为 张珂 报道

1月20日晚,澳门永利酒店娱乐场,某VIP厅的一间房间内,三名中国人和两名韩国人正在玩“百家乐”。VIP房每注最低2万港元起。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放在那张赌桌上。在这里,没有时间的概念。

酒店外面,几百人围在永利正门巨大的圆形池周边,等待着7:00的到来。7点一到,一首女声版的《Hero》响起,歌声高亢激昂,让人不禁生起一掷千金的豪迈之情。伴随着歌声,数条水柱伴着焰火冲天而起,翩跹起舞。南中国珠江口的小城澳门,正展现着一派繁华盛世的景象。

实际上,这种震撼性也可以用坚实的数据来描述。2014年,澳门,这个面积仅30平方公里的弹丸之地,刚刚创造了4130亿澳门元的惊人GDP,并以其人均GDP70万澳门元(帕塔卡)位居亚洲第二,世界第四。这里有着几乎全世界最低的失业率、最好的福利,每位居民每年都能享受上万澳门元的现金分红。

但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刚刚过去的这一年,澳门博彩业毛收入增长的急坠:2014年6月同比跌3.7%,8月同比跌8.1%,10月同比跌23.2%,12月同比跌30.4%……呈现一种断崖式的狂跌,且没有任何止跌的迹象。而从2010年开始,博彩业毛收入就占据澳门GDP的80%以上。

2014年12月19-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澳门回归15周年庆典,28小时出席15场活动,他的一些话语让人印象深刻:“澳门必须居安思危。”这被解读为中央向澳门释放出某种新的信号—澳门已经到了一个发展转型的拐点。

赌城遭遇断崖式下滑

永利酒店这间贵宾厅里,年轻的客户经理微笑着候在客人身边,以随时满足客人们的需求。这种需求很多时候是“再给我拿点筹码”。

根据中国内地海法规规,每个离境进入澳门的内地居民不得携带超过2万元人民币现金。澳门的赌场内也不能直接使用国内银联卡。但在VIP厅里,钱从来都不是问题,经营贵宾厅的博彩中介公司根据每位会员的授信等级,给予无息贷款。澳门理工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2013年,贵宾场内的下注总额曾高达创纪录的2万亿港元。

每天,博彩中介公司招待着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客人。客户部24小时待命,专车不停地来往于码头、机场、关口与娱乐场之间,他们为每一位会员建立档案,对其过往消费进行积分,进行等级评定。而不同的等级,决定了一项客户能够拿到什么样的服务。处在最高级别的贵宾,博彩中介公司会为他们提供免费往返机票、免费酒店客房、餐饮,到上亿元无息贷款,以及直升机接送。

长期以来,澳门博彩业一直依赖博彩中介带来贵宾客户,2002年澳门开放赌权之后,博彩中介行业也正规范化。十来年前,得到赌牌的6家博彩公司正在兴建着全新的娱乐场,从美高梅、新濠博亚、到威尼斯人,一家比一家宏大,一家比一家豪华。乐观前景的背后是正在经济崛起的中国,这个超过13亿人口的国家经历着平均每年10%的经济增速,而澳门则适时地向正在变得富裕的中国内地同胞开放了自由行。

从那时开始,获得牌照的博彩中介公

司向博彩公司租用了VIP厅的经营权,每天招待来自世界各地的高端客人。

2005年,澳门幸运博彩业只有460亿澳门元,但自这一年起,年均增速29%,2013年,澳门博彩毛收入已达到惊人的3607亿澳门元,是拉斯维加斯的7倍多。

到了2014年3月,澳门幸运博彩月毛收入一举冲上380亿澳门元的历史最高点。很多年后,澳门人或许还会记得这个数字,因为在那之后,澳门博彩业便开始了延续至今的下跌。2014年6月,营收272亿元,同比下跌3.6%,下跌持续,到2014年12月,同比狂跌30.4%。如果2014年下半年的这种走势不能得到改变,2015年澳门博彩业收入将下跌30%以上。对博彩业一业独大的澳门经济来说,这将带来致命的打击。

伴随着这种下跌的,是资本市场的反应。早在2014年6月,港股六大濠赌市值就蒸发了800多亿澳门元,2014年全年跌幅均超30%,大摩与此同时降低了澳博、新濠博亚、金沙中国和永利澳门目标价,并将新濠博亚的评级由“增持”降为“持有”,将永利澳门的评级由“持有”降低为“减持”。以2015年1月26日与2014年3月时的股价相比,澳博股份从每股25港元下跌至11.40港元,银河娱乐则从70港元跌至39.50港元,新濠博亚则从117港元跌至58.80港元。

1月2日,新濠博亚更提交申请,准备从香港联交所退市,申请原因则是“筹资机遇有限、履约义务和成本繁重”。对此,香港证监会持牌人、汇业证券策略师岑智勇对记者评论,在众多博彩股中交投相对薄弱的新濠博亚申请退市并不太出奇。不过,原北师大国家彩票发展研究院客座数据科学家吴博则提出,相比港股,新濠博亚在纳斯达克99%的成交量更具关键性作用,纳斯达克更有利于新濠博亚长期发展泛娱乐产业,交投创意产业资产。

澳门博彩监管局的官方数字也在很大程度上接合了市场的这一预期。自从2014年5月以来,澳门博彩业月度毛收入就开始跌破300亿澳门元的关口,一路下泻至232亿左右澳门元。同年6月,更首度出现同比收入下跌,下跌持续至岁末,幅度也越来越大。

自2001年10月澳门开放赌权法案正式生效起,2014年的幸运博彩收入和博彩业收入双双首次出现负增长,幸运博彩业收入占整个博彩业收入的比值也首次下跌。

“以前每天接送客人十多趟,但这半年,平均每天接送客人三四趟。”在博彩中介公司负责接送高端客人的司机阿斤对记者说。博彩中介见证了十来年前的行业勃兴,也见证了今天的回落。澳门知名博彩中介公司Gold Moon关闭了旗下数家VIP厅,此前不久,大卫集团也宣布集团业务重组,将原来的7个VIP厅缩减为4个,并计划在2015年开拓东南亚等地旅游及娱乐业务,希望能参与澳门走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道路。

一名博彩公司高管对记者评论:“博彩业回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很多人认为,是内地的反腐导致了澳门博彩业的回落,但我觉得,因素有很多,反腐只是原因之一。”

2014年3月,一句“你懂的”被认为是中国这一轮反腐的一个高潮,其后,中国内地的反腐进入新常态。而在2014年,中国

经济也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常态,经济增速放缓,尤其是房地产行业,2014年增速仅为2.3%—除了山西煤老板,房地产商被认为是近年澳门博彩业另一最主要的客源。

实际上,中国内地反腐、宏观经济回落、房地产增速放缓,到银联卡管制,甚至禁烟,都被认为是澳门博彩业下跌的原因。2014年3月,中国银联明确表示加强风险防控和反洗钱力度,银联卡不得直接用于博彩支付;6月,澳门金融管理局要求典当行和赌场内的珠宝店撤掉银联卡终端机;7月澳门出入境事务厅依据新规定对持有中国护照过境澳门的旅客缩短了入境时间,加强了入境限制;10月,澳门在赌场实施中场禁烟令。就在当时,禁烟令、中介人流动性紧缩和劳工成本压力这三项“潜在负面打击”使得大摩将澳门博彩收入预期增长由6%调低至1%。

澳门博彩研究中心副教授黄贵海对记者分析,澳门博彩业遭遇危机最大的原因是中国公安部牵头的打击资金非法外流的特别行动,“一般地,VIP客户输钱以后,都通过地下钱庄还钱,汇往澳门,但现在这种资金转移已被严密监控。收账难,也使得中介集团不敢轻易放款”。

各种因素交织作用下,澳门博彩业走到了一个历史拐点,而这将给这个城市带来深远影响。

横琴提供多元化机遇

在澳门大学教授郝雨凡看来,澳门经济确实到了转折时期。“我不认为澳门经济到了一个衰落的转折,我选择将2014年看做是澳门真正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推动这个城市向世界休闲旅游中心城市建设的一个转折点。”在郝雨凡看来,澳门是一个微经济体,这样一个微经济体不需要过度多元化,“微经济体有一个优势产业做得足够好,再围绕这个产业适度多元化就可以了。美国的赌城拉斯维加斯是澳门学习的样本”。

如今,澳门已经是世界休闲旅游中心。2014年,前往澳门的旅客达到3153万人次,其中包括来自中国内地2125万人次、韩国55万人次,日本旅客30万人次,剩下的则来自于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不过,其中54%都是一天往返。澳门的问题是,怎样在博彩与奶粉之外留住顾客。

实际上,澳门并不希望人们一谈到澳门便联想到“赌”。所以,澳门政府一直以旅游之城来进行包装,1999年澳门刚回归时,澳门政府便在21个城市进行宣传,重点推介澳门当时已申请世界文化遗产的40个景点。而在2008年,当中央政府对澳门提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定位时,澳门政商界迅速捕捉到了这种来自更高层的信息,把澳门往这方面引导。在开放赌牌时,除了限制赌桌数量外,特区政府还对6家博彩公司提出要求—要求他们必须同时投资建设会展、表演、文化、运动等领域。

博彩业危机渐显,除了想各种办法留住原本的会员,博彩中介公司也开始钻研“多元化布局”。以大卫集团为例,2013年,该集团就于澳门投资成立戴维旅游、在珠海注册了大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而后更成立了大卫传媒投资有限公司,在过去的一年中与北京的公司合作投资拍摄了两部电影,一部是即将在3月上映的《摇滚英雄》,另一部是暑期档的《爱之初体验》。

郝雨凡说:“特区政府在经济适度多元化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以往囿于空间有限,澳门实在太小了,加上填海区才只有30平方公里,幸好,横琴开发开始了。”

横琴俨然已成为澳门的一部分。尽管这里如今看上去还是一个大工地,但澳门本岛、口岸已有多条巴士线路与横琴直通,巴士穿梭其间,时间不超过20分钟。每天,澳门大学的师生、横琴工地上的澳门建筑工人都往返于两地之间。

2014年12月,在中央正式批复的新一轮自贸区中,横琴与南沙、深圳前海成为了广东自贸区的组成部分。普遍认为,深圳前海面向香港,南沙面向广佛经济圈,而横琴面向澳门,为澳门的多元化发展与建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扩充空间。

早在2011年,澳门与广东便签订了《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广东由此推出横琴岛上与澳门相邻一侧的5平方公里土地与澳门合作发展,其中1.5平方公里成为澳门大学新校区,0.5平方公里为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剩下的3.5平方公里则被规划为文化创意、综合服务等区域的产业园区。2013年,澳门特区政府设立了“横琴发展澳门项目评估委员会”,并在当年8月开展了为期3个月的招商工作。

澳门经济局给记者的采访回复中表示:2014年4月,澳门特区政府公布了向横琴推荐的33个项目,目前有关项目正在落实。而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已经成立,只是,目前“基建工程尚在推动之中”。

不过,在郝雨凡看来“澳门政界一直说,可以向横琴要更多土地,但实际上,即使只是现在的5平方公里,他们的推动还是有点慢”。

当然,中央对澳门的期待并不仅于此。“中央希望澳门将它从赌桌上积聚的财富投资于内地,融入珠三角经济圈之中。”

澳门转型的阻力

然而,在记者采访的多位澳门政界或学界人士看来,无论是经济适度多元化或是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澳门都面临着很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一是来自于博彩业对人才与资金的挤占,二是来自于澳门的既得利益阶层的变革阻力。

郝雨凡说:“澳门开放博彩业的十多年来,由于博彩业及酒店业赚钱实在太容易,已经严重挤占了其他行业的机会成本。当澳门需要发展其他行业时,它会发现,它缺乏相应的人才。”

而澳门立法委员高天赐则向记者分析称,澳门已经是一个高度利益固化的社会。“澳门转型的阻力是沿袭了一些葡国的法律体系,这些法律有相当部分已经与时代不相适应。既得利益者是澳门转型的阻力,澳门既有的律法体系、政经体系已经到了需要变革的时候。”他说。

当澳门经济发生变动时,格局是否会发生改变?

有一次,在从澳门飞往北京的航班上,澳门博彩研究中心副教授黄贵海与邻座的一位内地乘客搭讪。那位乘客一脸倦怠,眼圈乌黑,晕晕欲睡。在不多的谈话中,黄贵海得知他是一名北京的房地产商人,黄贵海问他:“你来澳门休闲旅游,怎么结束了却那么累?”乘客说:“哪有时间睡觉啊,两天两夜,一直在赌场里拼杀呢。”说完后,从口袋里掏出两张威尼斯人水舞间的表演门票,递给黄贵海说:“看,这是朋友送我的票,800元一张,我也没时间去。”

黄贵海对记者讲述了这个故事。“这说明了什么呢?很多人看到的是灯红酒绿中的澳门,但实际上,澳门是一个有文化有历史底蕴的地方,它历经葡萄牙400多年的统治,一种西方基督教文化的统治,已经碰撞出一种自身的文化特质,只是它经常被掩盖在博彩业的阴影之下。”他说。

在澳门口岸和珠海横琴,澳门巴黎人、永利二、三、四期项目、新濠影汇、横琴度假村等新的娱乐场项目依旧在紧锣密鼓地建设中。1月22日,银河娱乐公布新娱乐场开幕在即的消息,也为濠赌股带来一阵小规模反弹。“新濠影汇将在2015年年中开业,定位于以电影为主题的澳门新地标,符合中国电影业发展新趋势。”在吴博看来,莲花口岸24小时通关、港珠澳大桥通车、与广珠城际连接的澳门轻轨开通和横琴开发都将在长期对澳门利好。

在大三八大教堂遗址—这是澳门文化最著名的象征,也是游客最为集中的地方,无数的游客曾以其为背景拍照留念,如今,通往这里的街道常年水泄不通。

1月20日下午,在一片夕照中,一群内地游客沿着高高的阶梯爬上去,簇拥在大三八大。从那里往后望去,是氦氖中的珠三角,前面,则是辉煌灿烂新葡京、永利娱乐场,更远处,则是南中国海。